

十七史蒙求

三十四







標題註王先生十七史蒙求卷第三

文烈溫柔劉寬長者

北史房文烈性未嘗嗔怒為吏部郎

中時經霖雨絕糧遣婢糶米因尔逃竄三四日方還文烈徐謂曰李家無食汝何知求竟無捶撻唐陽城實絕糧遣奴求米奴以米易酒醉卧子路及醒謝咎城曰寒而飲何責焉後漢劉寬字文饒靈帝時為太尉嘗生客遣蒼頭市酒迂久大醉而還客不堪之罵曰畜產寬淚史遣人視奴疑必自殺碩左右曰此人也罵畜產辱孰甚焉





故吾懼其死也。夫人欲試寬令，恚何當朝會。裝嚴已訖，使侍婢奉肉羹，翻汚朝衣。婢

遽收之，寬色不異。乃徐言曰：「羹爛，劉求鳳汝手，其性度如此。」海內稱為長者。

### 毛虞對殿

南史：謝靈運于鳳，子超宗。有文辭，帝大嗟賞，謂謝莊曰：

超宗殊有鳳毛，靈運復出。時右衛將軍劉道隆在御座，出候超宗，求鳳毛觀之。超宗

以其無識，又觸其父名，徒跣還內。道隆謂撥覓毛，至暗待不得，乃去。晉虞嘯父為侍

中，孝武帝親愛之，常侍宴飲，帝回脚在門下，物不同，有獻替耶嘯父家近海，謂帝有

所求，對曰：「天時尚溫，制魚蝦。」**愷諫簡牛田**

### 贖弃馬

晉盧愷字長仁，周為內史，下大夫。武帝軟諸屯，簡老牛，欲以享士。愷

諫曰：「昔田子方贖老馬，君子以為美，諉老牛享士，有虧仁政。庶美其言而止。」史記：田

子方，魏文侯之師也。見君之老馬，弃之曰：「火盡其力，老而弃之，非仁也。」於是收贖而

### 惠連才悟山簡溫雅

南史：謝惠連幼有奇才，不為父方朋

所知，族兄靈運遇惠連，大相知賞，與為刎頸交，謂方明白，阿連才悟如此，而尊作常

初任



見過之。又云：每有篇章，對惠連，輒得佳語。晉山簡字季倫，司徒清之少子也。性溫雅，有父風。年二十餘，清不之知也。簡嘆曰：吾年幾三十，而不為家公所知，後與嵇紹等希名，仕至**薛家三鳳**。許氏二龍，唐薛收與征南將軍。欽及元欽，族兄，德音有名。世稱河東三鳳，收為長，離，德音為鷲，鷲，元欽年最少，為鷲。雞，後漢許邵字子將，汝南平輿人，少峻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兄康亦知名。汝南人稱平輿，淵。鄭榮作相，陸玩為公。唐鄭榮以大順後王

政微，每以詩謔託諷。昭宗意其有所蘊，未及，遂召為札部侍郎。同平章事，榮本善詩，其語多俳諧，故使落調。世共疑鄭五，後。賦至是，省吏走其家，上謁，榮笑曰：諸君悟矣，人皆不識字，宰相亦不及我，萬一然，笑殺天下人。既視事，宗成詣慶，搔首曰：歇後鄭五，作宰相，事可知矣。纔三月，以疾乞致仕。晉陸玩拜司空，時王尊却鑿，庾亮相繼薨，朝野憂懼，以玩有德望，乃拜之。玩辭不獲，免之。乃嘆曰：我為三公，是天下無人談者，以為知言。玩雖登台輔，謙遜不辟，掾屬咸帝同而勸之。玩不得已，而從命。所辟



皆寒素有行之士

### 黃昌獲婦龐母得翁

後漢酷吏黃昌字聖

真會稽人遷蜀郡太守初昌為州佐書其婦歸寧於家遇賊被獲遂轉入蜀為人妻其子犯事乃詣昌自訟昌疑母不類蜀人因問所由對曰妾本會稽餘姚戴次公文州書佐黃昌妻也妾常歸家為賊所掠遂至於此昌驚呼前謂曰何以識黃昌耶對曰昌左足心有黑子常自言當為二千石昌乃出足示之因相持悲泣還為夫婦風俗通龐儉亡其父隨母流蕩後居回里鑿井得銅遂因富求奴得老蒼頭於家數日

鑿井得銅

自言堂上母是我婦母乃問之奴曰婦艾氏女子阿宏左足下有黑子右腋下有志誌如半柳大母曰我翁也遂為夫婦如初時人謂曰房里龐公鑿井得銅買奴得翁

### 奮擒隗茂靈拔季雍

後漢孔奮字君魚光武時除武都郡

丞時隴西餘賊隗茂等夜攻府舍殘殺郡守賊畏奮追急乃執其妻子欲以為質奮年已五十唯有一子終不顧望遂窮力討之賊乃推奮妻子置軍前冀當退却而擊之愈厲遂擒賊茂等奮妻子亦為所殺帝下詔褒美拜為武都太守九州春秋朱靈



大夫  
顧家

字文博、清河人、初清河季雍、以郇叛、袁紹而降、公孫瓚遣兵衛之、紹遣靈攻之、靈家在城中、瓚將靈母弟置城上、誘呼靈、望城泣曰、大夫一出身、豈復顧家耶、遂力戰、拔之、生擒雍、而靈家皆死、後歸魏太祖、至文帝時、封高唐侯、薨。

### 杜敵數

### 百魏賢十萬

唐杜牧子顛、字勝之、奉進士、禮部侍郎、賈鍊語人曰、得杜

顛、足敵數百人、亦善為文、与牧相上下、唐馮盎本北燕人、以軍功進高州惣管、或告盎叛、太宗將發兵討之、魏正諫曰、盎不效未定時、略州縣、搖遠夷、今四海已平、尚何

事及未狀、當懷之以德、盎懼、必自來、帝乃遣韋叔詣喻、盎遣子智戴入侍、帝曰、上

一言、賢於十萬、張敷絨扇、范喬執硯

南史張敷生而

母亡、年數歲、問知之、稚童蒙、便有感慕之色、至十歲許、求母遺物、而散施已盡、唯有一扇、乃絨綠之、每至感思、輒用、等流涕、見從母、悲感、哽咽、後遷黃門侍郎卒、晉范喬字伯孫、年二歲時、祖馨臨終、拊喬首曰、恨不見汝成人、因以所用硯与之、至五歲、祖母以告喬、便執硯涕泣、後一奉孝、無所薦、公府再奉清白異行、又奉寒素、一無所

孝清  
白異  
行



就  
謹持牛角度拔虎箭

唐辛謹終嶺南節度使少耕于野有

牛聞衆畏奔踐謹直前兩持其角牛不能動久而引觸皆折其角里人駭異屠牛以餒謹晉石度有才幹橋健倫從父在荊州於獵園中見猛獸被數箭而伏都督將數知其勇戲令拔箭石度因急往拔一箭猛虎跳石度亦跳高於虎一伏復拔一箭以歸  
奕御李膺淑師黃憲後漢李膺字元禮性尚元無所交接  
唯以同郡荀淑陳寔為師友後免官教授常千人南陽樊陵求為門徒膺謝不受荀

奕嘗謂膺因為其御既還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其見慕如此奕荀淑之子也後漢黃憲字叔度年十四穎川荀淑遇於逆旅揖與語移日不能去曰子吾之師表也又此為顏子而向郡戴良陳蕃周奉郭林宗皆欽服之初奉考廉又辟公府暫到京師而還一槐生秉政烏集遷官唐孫渥字寵光第進

士歷顯官始家茅堂柱生槐枝暮月而老皎而渥秉政封縣侯唐柳仲郢字喻蒙公綽子也初為諫議大夫每遷必烏集平菓庭木戟架皆滿五日乃散後為天平節度



使、烏不復集、  
遂卒于鎮焉

### 虞觀越石吳飲貪泉

南史、猶吏虞愿

字士恭、為晉安太守、海邊有越王石、嘗隱  
霧、相傳云、清廉太守乃得見、愿往就觀、清  
澈无所隱蔽、晉良吏吳隱之字處默、有清  
操、為廣州刺史、州二十里地名石門、有水  
曰貪泉、飲者懷无厭之欲、隱之既至、廣語  
其親人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乱、越嶺喪清  
吾知之矣、乃酌泉飲之、賦詩曰、古人云、此  
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  
及在州、清操愈厲、常食不過菜及乾魚而已、  
惟帳器服皆付外庫、時人頗謂其矯然

酌泉賦詩

亦始終  
不易

### 洪不執玉衍不言錢

晉崔洪字良伯、仕至大司

不執玉

表、口不言貨財、手不執珠玉、汝南王亮嘗  
譙公卿、以琉璃、琉璃、鐘、行酒、及洪、不執  
亮、同其故、曰、愿有執玉不趨之義、故尔、然  
寔乖其常性、故為詭說、南史、王曇首、宋武  
帝時、仕至太子詹事、亦手不執金玉、婦女  
亦不得以為飾、晉王衍字夷甫、風姿詳雅、  
妻郭氏、聚歛无厭、衍疾其貪鄙、故口未嘗  
言錢、郭欲試之、令婢以錢遠牀、使不得行、  
衍起見錢、謂婢曰、奉阿堵物、却其措意如  
此、又晉崔遊自少及長、口亦未嘗語財利、



孔明龍卧王猛螭蟠

蜀諸葛亮字孔明躬耕隴畝每自比管仲

樂教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卧龍也將軍願之乎先主遂詣亮而任用之漢晉春秋曰亮家于南陽鄧縣晉戴記王猛字景略隱于華陰山符堅遣人招之一見便若平生語及與廢大後堅借位以猛為丞相堅曰卿昔螭蟠布衣朕龍潛弱冠朕奇卿於暫見卿亦異朕於一言雖傳若入夢姜公培兆今古一時亦不殊也

言富稱朱治生祖白

史記范蠡乘扁舟浮江湖變姓名云

陶朱公善治產十九年之間三致千金再散分与貧友昆弟後年老聽于孫脩業而生息遂至鉅萬故言富者稱陶朱前漢貨殖傳曰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尽地力而白圭乘觀時變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予能薄飲食忍嗜慾節衣服与用事檀僕同苦樂嘗曰吾治生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盖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

均絕山公豹禁河伯

後漢宋均光武時為九江

太守浚道縣有唐后二山民共祠之衆巫遂取百姓男女以為山公姬歲改易既



河伯娶婦

而不敢嫁娶前後守令莫敢禁均乃下書曰自今後為山公娶者皆娶巫家勿授良民於是遂絕後漢西門豹為鄴縣令問民何所疾苦皆曰苦為河伯娶婦豹云至娶時吾亦當送女及至時豹往視之曰女醜如是煩大巫嫗以報河伯待別求好者於是投大巫水中又有頃同巫嫗何久更令弟子趣之九投三弟子又曰巫嫗三老不來更煩豪長者一人趣之皆叩頭流血惶怖失色豹今日無散河伯留客之故自後更不復敢言河

### 文舉葛巾靈運木屐

晉郭文舉字文舉

女子不能白事煩三老白之又投三老於河中久之又曰巫嫗

愛山尚水

窮谷無之地

○忠厚數十重莫不備盡

少愛山水尚加遊年十三每遊山林致旬忘反洛陽陷乃步擔入吳興大辟山中倚木苦覆其上而自居焉亦无壁障常著鹿裘葛巾區種菽麥採竹葉木實賀益以自供南史謝靈運尋山陟嶺必造幽峻登躡常著木屐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則去後齒嘗自始寧南山伐木用徑直至臨海從者數百臨海太守王秀驚駭謂山賊知靈運乃安其後以叛徙

### 表邵門閭賜張縑帛

南史

武陵劭榮與文獻叔八世同居建元中詔俱表門閭蠲租稅唐張公藝九世同居高



尤世 同居 書忍 守以 對

夏能 太守

宗封泰山臨幸其居向本末書忍字  
以對天子流涕賜縑帛  
郭伋

### 時雨季晨雷霆

後漢光武時潁川盜賊群起召拜郭伋為潁川太守

旁勞之日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美京師并蒙福也伋到郡山賊悉降文選沈休文作碑云潁川時雨謂郭伋也隋長孫晟字季晟无忌父也高祖時為秦川行軍總管取晉王廣節度出討達頭与王相抗晟建策破之王大喜引晟入内同宴極權有突厥達官來降時亦預坐說言突厥之内大畏長孫總管聞其弓声謂為霹

靂見其走馬稱為閃電王笑曰將軍震怒威行域外遂与雷霆為比一何壯哉卒後突厥圍馬門場帝嘆曰向使長孫晟在不会匈奴至此也  
白楚諫

### 母求皆代兄

唐陸景融即象先後母弟也象先被笞諫不久則自焚母

為損感人多其友唐韋嗣立字延耕与承慶異母少友弟母遇承慶嚴每笞輒解衣求代母不聽即遣奴自捶母感悟為均愛世比晉王覽  
宋獄蓬滿劉

### 囚草生

北史宋世良字元友為清河太守尤善政術盜奔他境齊天保初大



赦、郡無囚、率群吏拜詔而已、獄內稽生、桃  
 木蓬蒿亦滿、每日衙門虛寂、無復訴訟者、  
 謂之神門、及化者至、有老人泣而前曰、老  
 人年九十、記三十五府政、府君非唯善政、  
 清方、徹查、今失賢者、人何以流、莫不攀轅  
 泣涕、隋劉曠、用皇初、為平鄉令、人有爭訟  
 者、輒丁寧曉、以義理、不加繩劾、百姓感其  
 德化、更相篤勵、在職七年、風教大洽、獄中  
 無繫囚、國草生、庭可  
 張羅、後擢莒州刺史、  
**子文逃富韓康避**  
 名  
 國語、樊闓子文、二蒼令尹、無一日之積  
 成王、周子文朝不及文、於是每朝設脯

七束糗一箱、以羞子文、成王每出子文之  
 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問曰、人求富于  
 逃之何也、曰、從政者以衣良也、人多曠者、  
 而我取富焉、是勤人以自封也、死无日矣、  
 我逃死、非逃富也、後漢韓康、字伯休、常採  
 菜名山、賣於長安路口、不二價、三十餘年、  
 時有女子買菜、康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  
 是韓伯休耶、乃不二價乎、康嘆曰、我本欲  
 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焉、用菜為  
 名、避入霸陵山中、公車連召、不至、  
**周文**

醇醪顧政旨酒

吳周璠字公瑾、江表傳曰、  
 吳將程普頗以年長、數陵



侮喻、瑜折節容下、終不與、普後自飲服、  
而親重之、告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  
不竟自醉、南史、顧憲之字士思、宋元徽中、  
為建康令、有爭牛者、前後令莫能決、憲之  
令解牛、任其所去、牛徑還本宅、盜者伏罪、  
時号神明、又清儉、強力、為政甚得人和、故  
都下飲酒醇旨者、号為顧  
建康、謂其清且美焉、  
**義府人猫羊社**

**天狗** 唐李義府、仕高宗時、貌柔恭、與人言  
嬉怡微笑、而陰賊褊忌、凡忤意、皆中  
傷之、時号義府鞘中刀、又以柔而害物、号  
曰人猫、北史、羊社事魏宣武時、天性酷忍、

憂一作憂

不憚強禦、朝廷以為、漸、時有悔覆、每令  
出使、然好慕刑名、頗為深文、所經之處、人  
号天狗下、又出將臨州、益  
无思、洞兵人患其嚴虐、  
**寧交莫逆魏朋**

**耐久** 唐楊寧有高操、談辨可喜、擢第、調臨  
渙主簿、弃官還憂、見陽城、為莫逆  
交、德宗以諫議召城、未拜詔、寧即喻與  
俱来、唐魏元同字和初、與裴炎締交、能保  
終始、故号  
**兔軍太實城甯牛口** 魏張揚素  
耐久朋、與呂布善、

太祖圍布、揚欲救之、布將揚醜殺揚、以應  
太祖、揚將睦、固殺醜、將其衆、欲以合袁紹、

人三

人三



太祖遣史渙邀擊破之於大城斬固尽收其衆典論曰固字白兔既殺揚醜軍屯射犬時有巫曰將軍字兔而此邑名犬兔見犬必驚宜急移去不從遂戰死唐寶建德隋末起兵河朔自号夏王及軍敗建德被重創寧牛口谷遂獲之傳而西斬長安市初軍中謠曰寧入牛口魏帝射鹿鄧芝中勢不得久至是果敗

### 魏帝射鹿鄧芝中

猿魏明帝嘗從文帝獵見子母鹿文帝射發鹿母使帝射鹿子帝曰陛下已殺其母且不忍復殺其子因泣涕文帝深奇之而策立之意定蜀將軍鄧芝字伯苗征浩

軍身將

陵見猿抱于在木工引弩射中猿母其子為拔箭以木葉塞創口芝嘆息投弩水中自以傷性物知隋儒炫舉五事劉應百端林傳當死後果卒

劉炫字光伯強記默識莫与為儔左畫方右畫圓口誦目數耳聽五事同奉无所遺失然性躁競多自矜伐由是官塗不遂後窮王凍餓而死南史劉稷之字道和宋武帝時為左僕射內摠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无壅滯賓客輻湊求訴百端內外詔稟盈堦蒲室目覽詞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涉悉皆贈奉段



軍真將

# 不納詔郅固拒關

唐段志元臨苗人文德皇后之葬与宇文士及

勒兵衛章武門太宗夜遣使至二將軍所  
士及披戶納使志元拒曰軍門不夜用使  
者示手詔志元曰夜不能辨不納比曉帝  
嘆曰真將軍也周亞夫何以加後漢郅  
憚字君章光武時奉孝廉為上東城門候帝  
嘗出獵車駕夜還憚拒關不用帝令從者  
見面於門問憚曰火明遠遠遂不受詔帝  
乃迴從東中門入明日憚上書諫曰昔文  
王不敢盤于游田以萬人惟憂而陛下遠  
獵山林夜以繼晷其如社稷宗廟何暴虎

王佐才如

# 杜蕭何追韓

唐高祖平京師奏王引杜如晦為府兵曹參軍徙陝川摠

馮河未至之戒誠小目所憂書奏  
賜布百匹貶東門候為參封尉

# 元齡留

管府長史時府屬多外遷王患之房元齡  
曰去者雖多不足吝晦王佐才也大主若  
終守藩无所事如晦必欲經營四方措如  
晦无共功者王驚曰非公言我幾失之因  
表留幕府前漢蕭何同韓信亡不及同漢  
王丙自追之居一二日何求諷漢王且  
怒且喜曰若亡何也何曰臣非敢亡追亡  
者尔所追者韓信也因曰諸將易得志如



信、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  
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漢王遂  
拜信為大將軍、**晉景膏盲秦孝靈府**  
左傳、晉景公  
疾病、秦伯使  
鑿緩治之、未至、景公夢疾為二童子曰、彼  
良鑿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膏之上、  
膏之下、其奈我何、鑿至、曰、疾不可為也、在  
盲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針之不及、藥不  
至焉、公曰、良鑿也、厚為之禮、歸之、遂卒、  
秦孝王後有疾、高祖召許智藏鑿之、後夜  
夢亡妃崔氏泣曰、本來相迎、如同許智藏  
將至、其人必相苦、柰何、明夜又夢曰、妾得

計矣、當入靈府中以避之、及智截至、該脈  
日、疾已入心、即當發病、不可救也、後後數  
日、**盧門不箔崔室無庶**  
唐盧懷謹、用元中、  
仕至吏部尚書、清  
儉、不營產、服器無金玉文綺之飾、雖貴而  
妻子猶寒飢、既屬疾、宋璟盧從愿候之、見  
故簣單籍、門不施箔、會風雨至、奉席自障、  
日晏設食、燕豆二器、菜數杯而已、**唐崔郾**  
字廣略、仕至禮部尚書、不藏貲、有即周急  
親舊、為治其昏喪、室起卑陋、无步廡、至霖  
雨、則客蓋而**勝妾笑壁齊母觀樓**  
史記、平  
原君趙



勝家樓臨民家，民有變者，繫珮行汲，平原  
美人樓上見，大笑之。明日，變者至平原，君  
門請曰：「臣聞君貴士而賤妾也，目願得笑  
目者頭，平原君笑而不殺，美人歲餘，賓客  
稍引去，怪問之。一人曰：「君愛色而賤士也，  
於是平原君斬笑變者美人頭，自造門謝之。  
其後賓客復來。」史記：晉使卻克於齊，卻克  
樓齊，頃公毋從樓上觀而笑之，克怒，歸至  
河上，曰：「不報齊者，河伯視之。」後與魯衛共  
伐齊，與頃公戰於安，復困頃公。獻寶  
器以求平，不聽。卻克曰：「必得笑克者，齊使  
日頃公毋猶晉君毋索，何必得之。晉乃許

之  
盧委師德忠寄偉父

唐婁師德字宗仁，擢第調江都尉，揚

州長史，盧承業異之，曰：「子台輔器也。」當以  
子孫相委，詎論僚吏哉。唐任壞字偉父，七  
寶陳潯忠之弟，瓌早孤，忠撫愛甚，每曰：「宋  
吾子雖多，庸保尔，所以寄門戶者，瓌也。」

就交歡羊祐通和

賈誼新書：梁大夫宋就為邊縣令，與楚邊亭皆

種瓜，梁亭劬數灌，其瓜美，楚人竄而希灌，  
其瓜惡。楚人以梁瓜美，因夜劫搗梁瓜，梁  
欲報搗楚瓜，就曰：「是稱怨之道，乃夜往竊  
為楚灌瓜，楚王乃謝以重幣，梁楚交歡，因



宋就也。晉羊祜字叔子，武帝欲滅吳，祜為  
却督荊州諸軍事，祜率勞兵出鎮南夏，與  
吳人爾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嘗出軍  
行吳境，刈穀為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遊  
獵常上晉地，若禽獸先為吳人所傷，而為  
晉兵所得，皆封還之，於是吳人翕然悅服，  
稱為羊公，不之名也。與吳將陸抗相對，使  
命交通，抗嘗病，祜饋之藥，抗服之，無疑心，  
曰：羊公豈飮人者？孫浩聞二境交和，以詰  
抗，抗曰：一邑一鄉，不可以無信義，况大國  
乎？且不如是，是歎。  
其德於祐無傷也。

儉恐名盛機患才多

南史

王儉字仲宝，為叔父僧虔所養，幼為孝，手  
不釋卷，僧虔曰：我不患此兒無名，正恐名  
大盛尔，乃手書崔子玉座右銘以貽之。晉  
陸機字士衡，天才秀逸，辟藻宏麗，張華嘗  
謂之曰：人之為文，嘗恨才少，而子更患其  
多，葛洪著書，亦稱機文猶元圃之積玉，无  
非夜。書壁，讎酒，寫經，市鵝。  
書常讀，靈帝好  
書，時多能者，而師宜官為最大，則一字徑  
尺，小則方寸，千言，甚若其能，或時不持錢，  
詣酒家飲，因書其壁，顧觀者以酬酒，計錢  
足而滅之，每書輒削，而焚其柎，梁鵠乃益



為版而飲之酒候其醉而寤其柑鵝卒以  
言至遷礼部尚書晉王羲之字逸少尤善  
隸書為之古今之冠性愛鵝時山陰有一  
道士好養鵝羲之往觀焉意甚悅因求市  
之道士云為寫道德經奉群相贈尔羲之  
欣然為畢籠鵝而歸甚以為樂其任率如  
此

### 公權筆諫桓伊等歌

唐柳公權善書帝問公權用筆法對

曰心正則筆正筆正乃可法矣時帝荒縱  
故公權及之帝改容悟其以必諫矣晉桓  
伊時謝安女婿王國寶專利无檢行安惡  
其為人每抑制之及孝武末年嗜酒好肉

而會稽王生子昏營尤甚惟狎昵諂邪於  
是國寶之計稍行於王相之間而好利廢  
誅之徒以安功名盛極而構會之嫌隙既  
成帝召伊飲燕安侍坐帝命伊吹笛伊吹  
笛一弄乃放請筆歌怨詩曰為君既不  
為目良獨難忠信士不顯乃有見疑患  
旦佐文武金滕功不刊推心輔王政二叔  
及流言声節慷慨安泣下沾襟乃越席就  
之捋其鬚曰使君

### 昭雲夾日景星退舍

左傳

楚昭王時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周太  
史曰其當王身乎若榮之可移於令尹司



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置之股肱何益也  
遂弗榮之其歲昭王卒劉孝探辨論曰荆  
昭德音丹雲不捲史記宋景公時榮惑守  
心心宋之分野也景公憂之司星子韋曰  
移於相公曰相吾之股肱也曰可移於民  
公曰君者特民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飢民  
困吾誰為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  
之言三癸亥宜有動於是候之果退舍景  
公青年二十<sup>一</sup>癸亥謂  
執法之星亦見辨命論  
湯心重輕犁手上  
下  
史記張湯漢武時為廷尉所治即上意  
所欲罪與監史深禍者即上意所欲釋

與監史輕重者所治即豪必史舞文巧詆  
即下戶羸弱時口言雜文致法上財察於  
是往釋湯所言又唐魏正上疏曰昔州  
率上下其手而楚法以啟張湯輕重其心  
而漢刑以謬况人主而自高下乎左傳楚  
子侵鄭至城麇邑鄭大夫皇頡出與楚師  
戰敗穿封成內皇頡公子圍爭之伯州犂  
正曲直乃上其手謂囚曰夫子為王子圍  
寡君之貴介弟也又下其手謂囚曰此  
子為穿封成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  
授行觴榮喙執炙  
南史陰鑑字子堅為梁  
襄東王法曹行參軍嘗



同

與賓客宴飲見行觴者因酒以授之  
衆生皆失銜曰吾侪終日酣酒而執爵者  
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之亂銜當為  
賊禽或救之獲免銜同之乃向所行觴者  
晉顧榮字彥先趙王倫篡位子度為大將  
軍以榮為長史初榮與同僚宴飲見執爵  
者狀貌不凡有欲炙之色榮割炙啗之生  
者同其故榮曰豈有終執之而不知其味  
及倫敗榮被執將誅而執  
炙者為督率救之得免  
毛玠儉率揚綰

風化

魏毛玠字孝先太祖為司空丞相玠  
嘗為東曹掾與崔瑗並典選用皆請

清談  
終譽  
不及  
榮利

正之士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  
以廣節自勵雖貴寵之且輿服不敢過度  
太祖嘆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復  
何為哉唐揚綰字公推儉約未嘗同生事  
與人清談終譽而不及榮利人干以私同  
其言必內愧上始輔政御史中丞崔寬本  
豪俊城南別墅池觀堂屋為時第一即日  
遣人毀之京兆尹黎幹出入從騎取百數  
省損纔留十餘騎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  
行營方大會除書至音樂散五之四他同  
風靡然自化者不可勝紀  
世以比揚震山濤謝安云成侯舉士翟黃



進賢

說苑齊威王游於瑤臺成侯卿來奏事從車羅騎甚衆王曰自至貧何出

之盛也日忌奉田居子為西河而秦梁弱奉田解子為南城而楚人抱羅絺而朝奉燕涿而為冥州而燕趙結牲盛奉田首子為即星而終者足究奉北郭刀勃子為大士而九族益親民益富何患國貧說苑田子渡西河造翟黃見翟黃車服之盛問之對曰此皆君之賜臣也昔西河無守且進吳起而西河之外寧鄴無令且進西門豹而魏無趙患酸棗無令且進北門可而魏無奇憂魏欲攻中山且進樂羊而中山拔

聯忌封成侯

魏無使治之且進李克而魏國大治進此五大夫者爵祿以倍故至此也子方曰身賢者賢也進賢者亦賢也崔氏綉衣子子勉之魏國之相在于矣

臧鵠冠

世語魏臨淄侯曹植妻崔氏衣綉

死左傳鄭子臧出奔宋好聚鵠鳥羽為冠鄭伯惡其服非法使盜誘之遂殺于陳宋之間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



標題註王先生十七史蒙求卷第三

標題註王先生十七史蒙求卷第四

何遠還水仲山投錢

南史循吏何遠字義方梁武帝時為武昌

太守遠本倜儻尚輕俠至是乃折節為吏

杜絕交遊武昌俗皆汲江水盛夏遠患水

溢每以一錢買人井寒水不取錢者則撻

水還之他事皆然迹雖似偽而能委曲用

意江左水族甚賤遠每食不過乾魚數片

而已三輔決錄曰安陵有項仲山每飲馬

謂水常投三錢又後漢

漢郝子廉飲馬亦投錢井中

謂不求易宗



遇盤  
利以

言持  
竹筒

神清  
爽拔

# 豈薛難

後漢虞詡字升卿，鄧陽兄弟，欲以吏法中傷詡，後朝歌賊竇季等數

千人攻殺長吏，乃以詡為朝歌長，故舊皆予，詡笑曰：志不求易，事不避難，目之職也。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後殺賊數百人，賊遂駭散。後漢張宗字諸君，鄧禹表為偏將軍，王莽敗，赤眉賊眾至，鄧禹引師進就堅城，而衆人多畏賊，追憚為後拒。禹乃書諸將名於竹筒，題其前後，亂著筒中，令各探之，宗獨不肯探，曰：死生有命，張宗豈薛難而就逸乎？禹歎息，遂留為後拒。赤眉卒至，宗與戰，卻之，諸將服其勇。

七

# 階義珠五品南仲

唐李義珠，歷監察御史，正觀中，文成公主貢金

過盜於岐州，主名不立，太宗召群御史至，目義珠曰：是人神清爽拔，可使推捕。義珠往，數日獲賊，帝喜，為加七階。唐姚南仲進右補闕，大曆十年，獨孤后亡，代宗悼痛，詔近城為陵，以朝夕臨望。南仲上疏，諫帝嘉納，進五品階，以酬謹言。

李戡辨

# 爭陽城決訟

唐宗室李戡，字定臣，隱陽羨里，陽羨民有鬭爭，不決，不之

官，而詣戡以辨。唐陽城字元宗，隱中條山，謙恭簡素，遇人長幼如一，遠近慕其行，來



孝者接迹于道，閭里有爭訟，不詣官而詣城決之。有盜其木者，城遇之，慮其耻，退自

匡。墨子九拒葛亮七縱。史記墨翟宋大夫善守禦公輸般為

雲梯之械，將攻宋。墨子見之，乃解帶為城，以堞為械。九設攻城之機，墨子九拒之。公

輸般攻械，蓋墨子守有餘。公輸屈曰：吾知所以拒我者，吾不言。楚王問之，墨子曰：公

輸意過欲殺我，然且然。身子禽滑等三百人在宋，楚乃不敢攻宋。漢晉春秋曰：諸葛

亮至南中，在戰捷，圍孟獲者為夷漢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陣之間，曰：此

所

軍何如，獲封曰：何者？不知虛實，故敗。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擒，而亮猶遣獲，止不去。日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至滇池，南中平，皆即其渠率而用之。郭繫

### 安危裴任輕重

唐郭子儀肅宗時平大盜，收復兩京，德宗嗣位攝冢

宰，賜号尚父，進太尉，中書令。代宗不名呼為大目，以為天下安危者二十年富貴壽

考，衰榮終始。人目之道无缺焉。薨年八十。三唐裴度字中立，憲宗時吳元濟平淮西

以功封晉國公，名震四夷，使外國者其君長必回度年幾狀，見孰似天子用否，其威

討



言德業比郭汾陽而用与不用常為天下  
重輕事四朝以全德始終及歿天下莫不思

其風烈、**陳平多智周勃少文**  
漢高祖謂呂后曰陳平智有餘

然難獨任周勃也范曄論曰陳平智有餘  
以見疑周勃質朴忠而見信

**單車化盜造壘申息**  
前漢龔遂字次卿宣帝時渤海左右郡歲

飢賊起乃以遂為渤海太守遂曰海瀕遐  
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飢寒而吏不恤目  
同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  
後可治且願丞相御史且无拘且以文法

治亂民猶

單車化文可以佐之然安劉氏者必勃

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遣  
乘傳至渤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  
遂皆遣還移書救屬縣悉罷遂捕賊使諸  
持鉏鉤田器者皆為良民吏毋得問持兵  
者乃為賊遂單車獨行至存郡中翕然盜  
賊亦皆罷渤海又多劫畧相隨聞遂教令  
即將解散弃其兵弩而持鉤鉏盜賊悉平  
遂乃開倉廩假貸民選用良吏慰安收養  
焉後漢張綱字文紀順帝時為廣陵太守  
時廣陵賊張嬰等衆數萬人殺刺史二千  
石寇亂揚徐間積十餘年前遣郡守率多  
求兵馬綱獨請單車之職既到將吏卒十

盜



餘人徑造嬰壘以慰安之求得與長老相見申示國恩嬰初大驚既見綱誠信乃出拜謁綱延置上坐問所疾苦乃譬之嬰泣下感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將妻子面縛歸降綱乃單車入嬰壘大會置酒為樂教遣部衆任從所之于第欲為吏者皆引召之南州晏然在郡率嬰等五百餘人制服行喪然在郡率等五百餘人

**鵬止**

鵬似鸚不祥鳥也詎以適居長沙早濕自傷掉以為青不得長於是作鵬鳥賦有

**誼生雋巢珩門**

前漢誼為長沙王傳三年有鵬鳥飛入誼舍上於坐

死生以自寬歲餘文帝思誼召入拜為梁懷王大傳魏張珩字子明養志不仕有戴雋之鳥巢珩門陰珩告門人曰夫戴雋陽鳥也而巢門陰此不祥也乃援琴歌詠作二篇旬日而卒

**布帳分士囊糧賜軍**

晉謝尚為

建武將軍歷陽太守轉督江夏義陽隨三郡事始到官郡府以布四十匹為尚造鳥布帳尚懷之以為軍士襦袴列女傳楚子及破秦軍而歸母閉門不內使人教之曰越王勾踐代吳客有獻醇酒一器王使人注上流使士卒飲下流味不加喙而卒戰



自五也。吳日又有獻一囊糴者。王又使以賜軍士。分而食之。甘不踰啗。而戰自十也。

今士卒分菽粒而食之。文昌游霄巨君致子獨朝夕芻豢何也。

**雨** 唐段文昌字墨卿。檢校左僕射。徙帥荆南。州或旱。檮解必雨。或久雨。遇出游必

霽。民為語曰。旱不苦。禱而雨。不憂。公出游。後漢謝承書。鄭洪字巨君。顯宗時為鄒令。

政不煩苛。行春天旱。廣告漆弓。柳解亦弩。隨車致雨。仕至太尉。

晉樂廣字彥輔。為河南尹。嘗有親客久闊不復來。問其故。答曰。前在坐。蒙賜酒。方欲

飲。見盃中有蛇。意甚惡之。既飲而疾。于時河南聽事壁上有角漆弓。畫作蛇。廣意盃

中蛇。即角影也。復置酒于前。更謂客曰。酒

所以客豁然意解。沈疴頓愈。風俗通曰。應

柳為汲令。夏至日。請主簿杜溥。杜

宣賜酒。時北壁上有樹赤弓。照於盃中。其

形如蛇。宣惡之。然不敢不飲。其日便得疾。云蛇入腹。後柳使宣於故廡設酒。盃中復

有蛇。因謂宣曰。此乃壁上弩影耳。非有他怪。宣意。紹戮臧陳巨獄李杜。後漢曹操。廣陵太守張



超於雍丘東郡太守臧洪舊為趙功曹怨  
袁紹不救遂與紹絕紹與兵圍之城隔生執  
洪意欲屈服赦之見洪碎切知終不為用  
乃殺之洪邑人陳容時在生起謂紹曰將  
軍奉大事欲為天下除暴而專先誅忠義  
豈合天意臧洪發奉為郡將奈何殺之紹  
慙使人牽出容曰仁義蹈之為君子皆之  
為小<sub>目</sub>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  
軍同日生也遂復見殺在紹生者歎息竊  
相謂曰如何一日戮二烈士士後漢李雲為  
白馬令桓帝時地震裂衆疾頻降雲素剛  
貞固將苞乃露布上書極諫帝大怒逮雲

下獄時五官掾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上  
書願與雲同日死帝愈怒遂并下廷尉雲

衆皆死

### 薛童城郭宇兒部位

隋薛世雄字世英為兒童

時與群輩遊戲輒畫地為城郭令諸兒為  
攻守之勢有不從令者撻之諸兒畏憚莫  
不齊整以見而奇之隋文時數有戰功場  
帝時遷至左禦衛大將軍魏鄧文少時亦  
有大志每上高山大澤輒指畫軍營隋宇  
文析字仲樂幼敏慧為兒童時與群輩游  
去輒為部伍進上行列不用列命識者見而  
異之後在周屢有戰功隋高祖時改封枉



國公後謀  
又伏誅

### 白起當死鄧禹必興

史記白起善用兵封

安君秦昭王四十七年攻趙殺趙將趙括抗降卒四十萬人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後秦復攻趙起稱病不行昭王怒使人遣起不得留咸陽中行至杜郵昭王賜劍自裁起曰我何罪良久曰我國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尽坑之是足以死遂自殺後漢太傅鄧禹嘗曰吾將百万之衆未嘗妄殺一人後世必有與者其後鄧氏自中興後累世寵貴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將軍以下十三人中

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孫女為和帝后曾孫女為桓帝后東京莫甘羅報趙唐睢見秦史記甘羅年十二事

秦相文信侯呂不韋秦使張唐往相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張唐謂文信侯曰趙怨且今之燕必經趙目不可以目文信侯不悅甘羅乃見張唐諭以禍福唐遂行又請為張唐先報趙遂至趙言燕秦欲攻趙而廣河間王不如齊目五城以廣河間然後趙攻燕趙王從之華顛白首又見後漢翟暉遣首韓戰國策齊楚伐魏使人



請救不至唐睢年九十餘見秦王曰魏萬  
乘之困稱東藩者以秦強也今救兵不至  
魏急且割地是王亡萬乘之魏  
而強有楚也秦遂發兵救魏  
馬援白請

### 李靖堪行

後漢馬援字文淵為伏波將軍  
時劉向守武陵五溪蠻夷深入

軍沒援因復請行時年六十二帝怒其老  
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於是  
句<sup>據</sup>鞍顧眄以示可用遂征五溪擊破之唐  
李靖字萊師以功遷至尚書右僕射後吐  
谷渾寇邊時靖以足疾太宗謂侍臣曰靖  
能復起為帥靖往見房元齡曰吾雖老尚

堪一行上喜用之靖乃決意深入大戰數  
十殘其國吐谷渾伏允愁蹙自經死

### 宇愷造殿何稠制城

隋宇文愷字安樂有  
巧思場帝悅之拜工

部尚書帝北巡欲勞夷狄令造觀風行殿  
上容侍衛者數百人離合為之下施輪軸  
推移倏忽有若神功戎狄見之驚駭隋何  
稠字桂林性絕巧有智思同皇初遷御府  
監歷大府丞波斯常獻金帶錦袍組織殊  
麗上命稠為之稠錦既成踰所獻者時中  
國久絕琉璃之作匠人無敢奢意稠以綠  
甕為之與真不異煬帝時又討閩酋籍營



造輿服羽儀皆有其法又頌少府監遠東  
之役造遠水橋二日而就制行殿及六合  
城帝於遠左与賊相對夜中施之其城周  
回八里城及女垣各高十仞上布甲士去  
伏建旗四隅闕面別一觀下王門達  
明而必高麗望見謂若神功

宋武

納衣隋文昔服

南史宋武帝微時甚貧常  
自新洲伐荻有納布衣襦

等皆是欽皇后手自作既貴以此衣付長  
女宣公主曰後世有驕奢不節者可以此  
衣示之文帝時公主子徐湛之得罪公主  
乃以錦囊盛武帝納衣擲地曰汝家本貧

賤此是我母為汝父作此納衣今日有一  
頓飽食使欲殘害我兒子上亦號哭赦湛  
之北史隋房陵王勇為太子常文飾鎧蜀  
文帝見而不悅恐致奢侈之漸因曰我歷  
觀前代帝王未有奢侈而得長久者汝當儲  
后若不上稱帝心下合人意何以承宗裔  
之重居兆民之上吾昔衣服各留一物時  
復看之以自警戒又將分賜汝兄弟恐汝  
忘昔時之事又唐太宗亦謂  
魏正微曰朕不敢忘布衣時

吉不道恩韓

非報辱

前漢丙吉字少卿武帝末巫蠱事  
起詔吉治巫蠱郡邸獄時宣帝生



有天  
子氣

數月以皇曾孫生衛太子事係吉憐之又  
心知太子无<sup>事</sup>寔重哀曾孫无<sup>事</sup>乃擇謹  
厚女徒令保養曾孫置同殍<sup>知</sup>後望氣者  
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於是上遣使者詔  
獄繫者亡輕重一切皆殺之內謁者令郭  
穰夜到郡邸獄吉閉門拒使者不納曰皇  
曾孫在他人亡<sup>事</sup>死者由<sup>事</sup>不可况親曾孫  
乎穰因劾奏吉武帝亦悟曰天使之也因  
赦繫者曾孫病吉歎救保養乳母加致壘  
菜視遇甚有恩惠以私財物給其衣食後  
昌邑王廢吉勸霍光迎立曾孫是為宣帝  
吉為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吉絕口

死  
不復  
然

不道前息故朝廷不能明其功宣帝後知  
大賢之封博陽侯後為丞相前漢韓安國  
字長孺<sup>事</sup>梁王為中大夫後生法抵罪蒙  
縣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  
然乎甲曰然即溺之居无幾漢使<sup>事</sup>者拜  
安國為梁內史起徒<sup>中</sup>為二千石田甲亡安  
國曰甲不就官我減而宗田肉相謝<sup>嬰</sup>數  
安國笑曰公等足与治乎卒善遇之  
愛馬朔言重鹿<sup>嬰</sup>子曰有景公所愛馬死  
怒令刀解養馬者晏子請  
歎之曰尔有罪三公使尔養馬汝殺之一  
也殺公所愛馬二也使公以一馬之故殺

此  
四

此  
七



人百姓怨吾君諸侯輕吾國三也景公遂  
止又說苑言景公好弋使鳩雖主鳥而亡  
之公欲殺鳩雖晏子亦數三罪公乃赦之  
前漢武帝時人有殺上林鹿者下有司殺  
之東方朔曰是人有三當死使陛下以鹿  
之故殺人一也使天下同重鹿賤人二也  
匈奴即有急有急惟鹿觸之三也  
武帝然然乃赦之  
温恢振

### 宗汜騰施族

魏温恢字曼基父怒為涿郡  
太守卒恢年十五送喪還鄉  
內足於財恢曰世方亂安以富為一朝  
散振施宗族後奉孝廉仕至涼州刺史晉

汜騰字无忌奉孝廉除郎中屬天下兵亂  
去官還家嘆曰生於亂世貴而能貧乃可  
以免散家財五十萬以施宗族張軌召為  
存司馬騰曰門一杜其可同乎固辟病不  
起  
太宗怒範漢文責唐  
唐柳範正觀中為  
侍御史時吳王恪

### 太宗怒範漢文責唐

奸田獵範彈治之太宗曰權不紀不能轉  
導格罪當死範曰房无訟事陛下猶不能  
誅止田獵豈宜獨罪不紀帝怒拂衣頃之  
召謂曰何廷折我範謝曰主聖則目直陛  
下仁明且敢不尽愚帝乃解前漢馮唐為  
中、文帝曰嗟乎吾獨不得廣頗李牧為將



豈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有廉頗李牧不能  
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責曰公  
衆辱我獨无間處乎又向其故唐因言  
云中守魏尚拒匈奴力戰有功一言不相  
應文吏以法繩之法太明罰太重  
也帝悟乃赦魏尚復為云中守  
**玉詐怪**  
石雉欺鳳皇  
尹文子曰魏田父耕于野得  
玉徑尺以告鄰人鄰人詐之  
曰此怪石也蓄之非利其家田父猶豫以  
歸置于蕪下其玉明照一室大怖遽弃之  
於遠野鄰人取之以獻魏王王召玉工相  
之玉工曰大王得天下之宝此无價以當

同是去韓而歸亦軍既已過而西矣惟韓使者入魏地局十不實韓日局五不實夫明日局二不實

之魏王賜獻者千金長食上大夫祿又曰  
楚人握山雉者欺路人曰鳳皇也路人曰  
我聞鳳皇今始見矣請買千金弗與請加  
倍乃與之方欲獻楚王經宿而死不遑措  
其金惟恨不得獻王以圖感之  
臏臧見弱  
召厚賜之過買鳥之金十倍  
**謂增示強**  
史記魏與趙攻韓告急於齊  
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  
將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挾入  
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與輕銳倍  
日併行遂之孫臏度其行暮當至馬陵乃  
預伏兵令齊軍大亂相失遂乘勝尽破魏

取四

取三



軍後漢虞詡字升卿，卷名武都太守。羗乃率眾數千，遮詡於陳倉峭谷。詡即停軍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羗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羗不敢逼，或曰：「孫臏戒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今日行二百里，何也？」詡曰：「虜眾多，吾兵少，徐行則易，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眾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強，勢不同也。」既到郡，兵不滿三千，擊羗數萬，餘大破之，賊遂敗散。

趙謝

界上霸勞道傍

前漢趙廣漢字子都，宣帝時為京兆尹，嘗為書記。召

湖都亭長西至界上，亭長戲曰：「至有為我多問趙君。」亭長既至，廣漢與問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何以不為敢問？」亭長叩頭服，寔有之。廣漢因曰：「還為吾謝界上亭長，勉思職事，有以自勸。」京兆不忘卿厚意，其發效，擿伏如神，皆此類也。前漢黃霸，宣帝時為潁川太守，嘗遣吏察民事，戒史周密勿泄。吏出，不敢舍郵亭，食于道傍，烏攫其肉，民有欲詣府，口言事者，適見之，霸與語，道此。後日吏還，霸見迎勞之。



日甚苦食於道傍乃為烏所盜由吏大驚以甬具知其起居所向毫厘不敢隱歟寡孤獨死无以葬者卿却書言甬具為分別起置其所木可為棺其亭猪可祭吏往皆如所言其識事聰明

**靈運二宝伯施五絕**

南史謝靈運詩書皆美絕每文章畢手自寫之文帝稱為二宝唐虞世南字伯施太宗每稱其有五絕謂德行忠直博學文辭書幹也仕至洪文館學士

**孔顛醒**

南史孔顛字思遠仕宋為長史性使酒杖氣每醉輒踞日

**判崔咸夜決**

南史孔顛字思遠仕宋為長史性使酒杖氣每醉輒踞日

不醒然明曉政事醒時判決未嘗有壅衆咸云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世人二十九日醒也孝武每欲引見先遣人覘其醉醒性真素不尚矯飾唐崔咸字重易欽宗時累遷陝觀察使日与賓客僚屬痛飲未嘗醒夜分決事裁剖精明无一毫差吏稱**為梓占錯失朱相蹉跌**

左傳魯昭二十二年五月日蝕梓謹曰將水八月大雩旱也又昭公十八年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裨寬曰卿又將火子產曰天道遠人道迩非所及也寬焉知天道亦不復火魏劉劭曰梓謹裨寬古



之良史猶占水火錯天時魏朱建平善相  
 術劾驗非一惟相王昶程喜王肅蹉跌肅  
 年六十二疾篤肅夫人向以遺言肅云建  
 平相我踰七十位至三公今未也何慮乎  
 肅遂  
 卒牛渡馬渤竹頭木屑  
 唐韓愈進李解  
 日王札丹砂赤  
 箭青芝牛瘦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  
 用无遺者鑿師之良也晉陶侃字士行爲  
 征西大將軍荆州刺史時造船木屑及竹  
 頭悉令取掌之咸不解所以後王會積雪  
 始晴聽事前餘雪猶濕於是以前屑布地及  
 巨温伐蜀以侃所貯竹頭作釘裝舡其綜

理微密皆  
 此類也

齊威長霸衛靈爲賢

說苑齊威  
 公殺兄而

立非仁義也與婦人同輿馳於邑中非恭  
 儉也閨門之內无可嫁者非清潔也此三  
 者七國失君之行也然得管仲臨朋九合  
 諸侯一正天下畢朝周室爲五伯長以其  
 得賢佐也說苑魯哀公問孔子曰當今誰  
 爲賢對曰衛靈公哀公曰吾聞其閨門之  
 內姑如妹无別對曰目觀於朝廷不觀於堂  
 陛之側也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智足  
 以治千乘之國其信足以守之而靈公愛  
 之又有士曰王林能進賢而靈公尊之廢



為理  
後以

足能治大事而靈公悅之史難去靈公即  
舍三月琴瑟侍御待史難之入也而後入

其賢是以知

### 腹藁王勃宿構仲宣

唐王勃字子安善文

碎初不精思先研墨數升則酣飲引杖履  
面卧及寤援筆成篇不易一字時人謂勃  
為腹藁不善著書魏王粲字仲宣善屬文  
幸筆便成无所改定時人常以為宿構然  
王復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  
著諸賦論議垂六十篇

### 恭令歸牛韓

後漢魯恭為中牟令專以德化為  
理不任刑罰訟人許伯等爭日累

### 勸移田

年守令不能決恭為平理曲直退而自責  
撥耕相遜又亭長從人借牛不還恭召亭  
長令歸牛者再三不從恭歎曰是教化不  
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吏泣涕共留之亭長  
乃慙悔還牛詣獄受罪恭貸不同於是吏  
人信服前漢韓延壽字長公守左馮翊行  
縣至高陵民有昆弟訟田自言延壽大傷  
之以為傷風化各在馮翊遂移病不聽事  
因入卧傳舍用罔思過令丞書夫三老亦  
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族相責比兩昆  
弟深自悔勉之自見後民莫謝願以田相移終  
死不敢爭延壽大喜用罔延見勸勉之後



民莫後以辨  
鞅予徙木起賜移轅  
史記衛鞅後封

商君秦孝公以鞅為左庶長鞅乃變秦法  
令既具未布恐民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  
於國都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  
金民佐之莫敢徙復曰予五十金有一人  
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遂令行於民  
魏將吳起欲伐秦恐士卒軍人不信乃埋  
一車轆於市東門書曰有能移此轆者西  
門者給士田宅百畝黃金百斤二日無人  
敢移又書曰給田宅五百畝黃金五百斤  
有一人來移即賜之於是召募人伐秦遂

克  
答犯薦仇解狐李怨

說苑曰晉文公問  
答犯誰可為西河

守對曰虛子羔曰非汝之仇欤曰君問為  
守者非問目之仇也子羔見答犯謝之答  
犯曰薦子者公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子  
去矣碩吾謝子矣韓子曰解狐與荆伯柳  
為怨趙簡王問孰可為上黨守解狐曰荆  
伯柳可曰非子之讎乎曰目聞忠臣李賢  
不避  
仇讎  
李善養續汝固抱憲  
後漢李善字次  
孫濟陽人本同縣

李賢  
不避  
仇讎

李元蒼頭建武中疾疫元家相繼死沒惟  
孤兒續如生歎旬而賞財千石諸奴婢欲



謀殺續分財善乃潛負續逃亡親自哺養  
續雖在孩抱奉之不異長君有事輒長跪  
請白然後行之續年十歲善與歸本縣脩  
理舊業告奴婢於長吏悉收殺之顯宗時  
善仕至日南太守北史因爲兗州從事  
刺史李式生事被取北史吏人皆送至河上時  
式子憲生始滿月式大言於衆曰程嬰杵  
曰何如人也曰曰今古豈殊遂潛還不顧  
徑入城於式婦圍抱憲歸藏及捕者收憲  
屬有一婢產男母以婢兒授之事尋泄固  
乃携憲逃遁遇赦始歸後高祐爲兗州刺  
史嘉固節義以爲主簿程嬰公孫杵曰護

養趙朔子趙勉投犀珍頭焚錦絹唐李勉  
武事見史記字元卿

爲嶺南節度使番禺賊馬崇道桂叛將朱  
濟時等負險爲亂殘十餘州勉遣將討之  
五嶺西南夷歲至纒四五譏視苛謹勉廉  
潔又不暴征明年至者乃四十餘勉居官  
久未嘗收飾器用車服後召歸至石門勉盡  
搜家人所蓄犀玳投江中時人謂可繼宋  
璟盧奐李朝隱南史孔顛字思遠孝宋武  
時爲府長史典籤世稱清約第道存從弟  
徽營產業二弟請假東還顛出諸迎之輜  
重十餘舡皆綿絹紙席之屬顛正色曰汝



輦忝預士流何作賈

### 白公捨屈崔杼釋晏

新序曰白公勝殺楚惠王一出亡令尹司  
 馬皆死勝拔劍而屬之屈平曰子與我將  
 舍子不與我將殺子屈平曰詩云愷悌君  
 子求福不回今子殺子叔父而求福於平  
 也可乎且知命之士見利不動臨死則死  
 是謂臨日之禮故上知天命下知日道其  
 有可劫乎白公勝刀入其劍焉晏子書言  
 崔杼殺者在公欲劫晏子與盟以執拘其  
 頭劍承其心晏子曰劫吾以刃巨源八斗  
 而快其意非勇也崔杼遂釋之

### 祖言二升

晉山濤字巨源仕至司徒飲酒  
 至八斗方醉帝欲試之密益生

酒清極本量而上晉陸納字祖言少有清  
 操正厲絕俗出為吳興太守將之郡先至  
 姑熟醉拒温因問温曰公致醉可飲幾酒  
 食肉多少温曰羊大來飲三升便醉白肉  
 不過十商知復云何納曰素不能飲止可  
 二升肉亦不足言後伺温因謂温曰欲與  
 公一醉以展下情時王坦之刃相尋在坐及  
 受札惟酒一斗度肉一拌坐客愕然温及  
 賓客並嘆其率更教中厨設精饌酣飲極  
 歡而罷後為奉車都尉衛將軍謝安嘗欲



詣納所設推茶果而已兄子傲密為具遂陳盃饌客罷納大怒以為穢我素業杖之

十、**教復郢市晏省齊刑**史記孫叔敖為楚相在王以弊輕更

以不為大百姓不便皆去其業市令言之相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不定相曰吾

今今之復矣力言於上曰前日更弊以為輕今市令來言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

之不定目請遂令復如故王許之下令三日而市復如故太史公曰叔敖出一言郢

市復左傳有景公謂晏子曰子之宅近市識貴賤乎是時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晏

仁人之言博其利

子故對曰踊貴而履賤景公為是省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

侯者刑踊謂則**樊惡禽肉衛放鄭聲**楚莊王好

獮夫人樊姬數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二年王感之而勤於政事齊威公好滌樂

衛姬為不聽**考叔施鄭茅蕉說秦**左傳衛武姜生

莊公及共叔段愛叔段欲立之謀殺莊公莊公與姜誓之曰不及黃泉无相見也既

而悔之穎考叔曰若掘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遂為母子如

卷五

六



初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施及莊公史記  
秦王九年嫪毐毒與太后私亂事竟夷三族  
遷太后於雍有人茅蕉說秦王曰秦方以  
天下為事而大王有遷母太后之名恐諸  
侯聞之倍秦也秦王迎太后於壘入咸陽  
後居甘泉宮太后喜曰安秦社稷使妾母  
子復相見者王氏三珠陸生雙璧見茅三  
茅君之力也卷時子可誇注北史陸暉字道暉與弟恭  
之並有時春洛陽令賈正見嘆曰僕以老  
年更覩双璧又嘗兄弟共候黃門郎孫惠  
蔚謂諸賓曰不意二陸復在坐隅吾德謝

張公无以延春暉  
後仕至伏波將軍

標題註王先生十七史蒙求卷第四



110x  
620  
5

--	--	--	--	--	--	--	--	--	--







110X  
620  
5